

La Température d'amour 相爱的温度

台湾◎吴淡如 

一个聪明的女人+一个聪明的男人=罗曼史？
一个聪明的女人+一个笨男人=外遇？
一个聪明的男人+一个笨女人=意外怀孕？
一个笨男人+一个笨女人=婚姻？



漓江出版社

821

1247.57

W8/a1

相爱的温度

La Température d'amour

台湾◎吴淡如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爱的温度/吴淡如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3.3

ISBN 7-5407-2953-8

I. 相...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319 号

桂图登字:20-2002-118 号

本书由版权所有著者吴淡如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相爱的温度

作者◎(台湾)吴淡如

责任编辑◎辛华兰

封面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柳州市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65 千字

印张◎10

版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0 册

书号◎ISBN 7-5407-2953-8/I·1786

定价◎15.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说一个好故事。

这样的提醒像是我灵魂中无时不在演奏的爵士乐。

很轻柔的背景音乐，无时无刻，未曾消失。

如果有一种爱情像这样的背景音乐一般坚贞而常在，就是至大的幸福。

虽然在这样的幸福之中，有时还是会饱含着微微的焦虑和针扎般的痛楚。

对于这样的提醒无以为报，苦涩的罪恶感还是会紧紧地包围我。

至于写作，我偏爱小说多许多。

它难，它刁钻，

但我也从它的作弄与刁难中

领会到比春天沐浴在清澈的温泉中欣赏湖光山色更美好的乐趣，

写完时总有一种“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感觉。



小说，我灵魂里的爵士乐(序)

吴漫如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说一个好故事。

或者，演一个好故事。

我想我是注定要吃这一行饭的。

也许因为太贪玩，除了写作之外，好像也做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朋友总会问我：你还有时间写作吗？

念兹在兹，终日思之，何日忘之？我只是不能满足于关在小小象牙塔里足不出户的写作而已。

说故事给自己听，是打从不识字开始就有的习惯，我陶醉在自己发明的享受里。



以前的爸妈是不说睡前故事的。在不吵到别人的状况下,我会为自己默默说一个故事,有时是改编的七仙女、美人鱼、小飞侠,最常说的是:有一个孤女,独自住在森林里,每天在她的花园里种植草莓,烘焙各式各样的草莓蛋糕,她会请小狗、猫咪和松鼠一起来享用。

我对自己不断地说着类似的故事,每一次都像细细品味一个新鲜的草莓蛋糕一样,未曾厌烦。

年幼时候编的故事里没有家人,没有爱情,没有坏人,也没有高潮起伏。现在想来,那简直像不加任何作料的白煮面一样,淡而无味的故事。

却是我最早品尝的、最妙不可言的滋味。

这变成了我的习惯:如果周遭的世界很无聊或很无奈,我便创造另一个。

于是我在昏昏欲睡的课堂上写故事,把故事写在课本里,有时怕同学不小心翻到我的课本,立即读出我的秘密,我还会特别用文言文写故事。

过了青春期,我就懂得写爱情小说了。

在我早期写的爱情小说里,好像也没什么坏人。变心都是自己变的,不是受人阻挡的。

仿佛早早就明白了,人心是瞬息万变的。包括我



自己。

时光悠悠，我心多变，却仍旧像个采花大盗般地采集故事；我灵魂中的爵士音乐，虽然散漫，仍有一个不变的主题。

走遍天涯海角，在风景美到令人落泪的地方，我总会交给自己一份家庭作业：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赶快想一个吧。

听别人说话时，我的耳朵里好像装了一个针孔摄影机，留意着是不是有什么细节，必须摄录进镜头里，当成寻找故事的蛛丝马迹。

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无论悲喜，我也总是可以暂时跳出来，问自己：这是一则好故事吗？

我敬佩那些用生命写故事的人，总是沉浸在奇妙瑰丽或惊魂慑魄的情节中。

我也不怕用生命写故事。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说一个好故事。或者，演一个好故事。

冥冥之中我被交付的任务，应是前者。

从懂事开始，没有一天，包括谈恋爱的日子，我没有忘记，我活着的乐趣是为了写一则好故事。



相·爱·的·温·度

我乐于当一个说故事的人。我对每一个故事里头的人,都有不得不负的责任:他们是因为我而活在这个故事森林里的,我必须当他们的衣食父母,对得起他们。

我知道生活如果贫乏,灵魂难免空虚,所以:

只是为了要写一个好故事,怕生命的源头因为单调的生活、贫乏的味觉而枯竭了,我还兴致勃勃地上山下海,做了一大堆事情。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说一个好故事。这样的提醒像是我灵魂中无时不在演奏的爵士乐。很轻柔的背景音乐,无时无刻,未曾消失。

如果有一种爱情像这样的背景音乐一般坚贞而常在,就是至大的幸福。虽然在这样的幸福之中,有时还是会饱含着微微的焦虑和针扎般的痛楚。如果有一段长时间我写不出一个好故事,对于这样的提醒无以为报,苦涩的罪恶感还是会紧紧地包围我。

为了消除这样的不安,我无时不想写故事。

我的散文、杂文都不够资格叫做故事,叫做小说才是。

至于写作,我偏爱小说多许多。它难,它刁钻,但



我也从它的作弄与刁难中领会到比春天沐浴在清澈的温泉中欣赏湖光山色更美好的乐趣，写完时总有一种“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感觉。

《相爱的温度》是一个酝酿很久的故事，故事里的人都不只拥有一段爱情。

读小说需要的是想读小说的欲望，并不是判断是非的能力。这些爱情，对我来说，不美丽也是动人的。

它是我的灵魂爵士乐中费我心思的一首曲子。

它要说的是：像天空流浪的候鸟，像深海遨游的鱼群，我们善变的心，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可以相爱的温度。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说一个好故事。或者，演一个好故事。

要不，看一个好故事。



目 录

(序)小说,我灵魂里的爵士乐 1

no. 1 他或她的外遇 1

他像及时的阵雨浇灌她心中干涸的雨季。

他的肢体肌肤既陌生又熟悉,

使她在狂放与羞赧的两极中摆荡;

在他的枕上她闻到了曾经熟悉的发油味,

仿如春药般地挑动情欲……

no. 2 深紫色日记 53

除了把剪不断的愁绪写在日记上,她没有对象可倾吐。

看到他的伤疤,她又心疼起来,原来爱情的胜利者



未必是快乐的。

这个夏天，是她第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夏天，
她步入二十六岁，好像开始知道了自己是谁……

no. 3 意外的青春 107

他是个大好人，始终没有拆穿她的谎，
是因为他爱她吗？

她应该得到“永恒的爱”了。

然而，这种永恒的爱却使她永生永世被诅咒，
不是她想要的爱情。

no. 4 一米的距离 157

活到现在，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乏善可陈，
只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

二十五岁那年，她成为上司的情妇。

在外表上总是文静典雅，若无其事，

随时都有天使与魔鬼在她的肩膀上窃窃私语，
说着别人听不见的话语……



no. 5 偷来的午后 209

可是想要和她在一起的意念，
比任何罪恶感更强大。
也许这就是爱情，我和她共处的时间，
却只剩下那些偷来的午后。
听说“一个聪明的女人加上一个笨男人等于外
遇”，
我是笨男人，我太大意，
还自以为做过的事能船过水无痕……

no. 6 欲望的画像 259

为她画像是很享受的事情，
这样他才可以理直气壮地用眼神端详她。
她并没有急着把那幅画像带走，使他有些诧异，
她回答说：“我要让你欠我第二张、第三张……
直到你的速写簿里都是我！”

后记 301

no. 1 他或她的外遇

他像及时的阵雨浇灌她心中干涸的雨季。
他的肢体肌肤既陌生又熟悉，
使她在狂放与羞赧的两极中摆荡；
在他的枕上她闻到了曾经熟悉的发油味，
仿如春药般地挑动情欲……





静微又在地板上发现了一根头发。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手发捡起来，用卫生纸包着，丢进垃圾桶里。

今天，这已经是她第七次发现地板上有新的头发落下来。

她自己的头发。她忽然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头上也出现家族性的地中海型秃头，那该怎么办？她的先生姚正中比她大三岁，刚刚迈入三十五岁，头发却茂密得像一片纠缠的海藻林，一点也没有现代男人的秃发现象。如果她先秃了头，看来一定像她妈！这个念头使她皱紧了眉头，叹了一口气。

本来以为一对双胞胎上了幼儿园后，她就可以落得清闲，没想到竟然会百无聊赖地过日子。刚开始，她还会参加插花班，上瑜珈课，没上几堂，她就觉得索然无味。静微自诩还差点成为美国长春藤名校的硕士，虽然毕业后一头栽进家庭，没闯过江湖，和插花班的家庭主妇谈话却毫无共鸣，聊不上几句话就嫌她们八卦



又无知；上瑜伽课倒是没空和三姑六婆打交道，但她却没法说服自己已经僵硬的骨头。

从小成绩优异的她，大学毕业后，申请到一流的学校，爸妈也花了一大笔钱，让她和男友出国，等待女儿衣锦荣归。没想到静微在即将得到学位那年怀了孕——事情挺复杂：蓝田种玉者不是原来的男友，和她结婚的是另一个她认识不久的男人，从此与奶瓶、纸尿布为伍。在美国请保姆太贵，也没人帮忙带孩子，她于是休了学当全职家庭主妇。大的三岁之前，一对双胞胎又在意外中来报到。截至目前为止，这一当就当了一年主妇，其中所需的才能与技巧不胜枚举，却没有一样是在学校中学过的。

双胞胎小兄弟上幼儿园后，静微尝试寄出履历表，但是对一个年过三十岁的女人来说，“一度就业”的难度比一般主妇二度就业高了很多。从前她读的是资讯管理，然而，八年没有用武之地，电脑的变化一日千里，家里一部电脑都没有，待她想从头摸清楚什么叫做资讯的时候，她发现，连念小学六年级的小侄子都比她懂得多。

第一次应征工作时，她填上求学历资，某某大学研



究所肄业，老板追问，怎么没念完呢？她低下头回答：“因为……因为……结婚……”

“哦，那真可惜——”老板说，“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和你同校的学长或……学弟妹，今天还来了两位博士应征呢！”

静微没有等到复试通知。她发现，原来自己的学历值得自卑。

找了半天工作，又选定了一家大公司，进行第二次应征，静微只敢写上大学学历，把美国念书的那一段避而不提，然而“经历”那一栏，也不得不保持空白，难不成她要填上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又不是在应征幼儿保姆。老板也还是很好奇：“徐小姐，过去你在哪里高就？”

“没……没有……后来就结婚了……”

“给老公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出来工作？”

静微搞不清楚这是赞美还是侮辱，脸色微变，那个瘦骨嶙峋的老板大概也察觉自己失言，就补充说明：“很多人要找个养她的老公，都找不到呢。”

有一次遇到一位科技公司的女老板，问她为什么“学有专精”，却只来应征文书工作。得知她是一度就